

王陽明〈尊經閣記〉賞析

(高英工商教師：張仕帆)

研讀教師：張仕帆
書名：古文觀止
作者：遲嘯川、謝哲夫、簡諍編著
出版社：崇文館
出版日期：2002年5月初版
總頁數：992頁
售價：249元
內容大意：本心得希冀藉由〈尊經閣記〉一文，試著做篇章結構與修辭技巧的分析及探索，以期能瞭解陽明的多樣面貌並才情，並足證其人一生學思的轉折淬煉之後所呈現出的高度文學成就。

我的研讀心得：

壹・前言

陽明於宋明之際的新儒家中，向來被視為與朱熹所代表的理學，可謂雙嶽並峙，各擅勝場。然而後世對於兩人的評價，雖不至雲泥之別，卻有許多偏差及有失公允的地方。而陽明的心學反因鄉後輩朱舜水至日本，於東瀛大放異彩，甚或推翻幕府及明治維新之大成歸功於王學，故一探陽明之學實有實際意義。

前人所謂三不朽者，乃立言，立德，立功也。得其一便能名留青史，況三者兼具之人，猶如鳳毛麟角，而陽明居其間而不讓也！立功如平寧王宸濠之亂，定思恩、田州之亂；立德則以身抗宦奸劉瑾，凜然不屈；但若談及立言處，人所知者不外乎〈瘞旅文〉而已。就依陽明的學術地位來說，如此認識未免太過淺薄，故本文以〈尊經閣記〉一文試著做篇章結構與修辭技巧的分析及探索，以期能瞭解陽明的多樣面貌並才情，並證明其確有立言之實也。

貳・作者簡介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餘姚人，因曾於四明山陽明洞築室習道，自號陽明子，故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，諡文成。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（西元1472年），卒於世宗嘉靖七年（西元1529年）。

陽明少聰慧，十一歲隨祖父赴北京，路經金山寺，嘗即席賦詩，得「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天。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小月更闊。」之深富哲理

的佳句，其心智的早熟及志向的不凡，可窺一斑。

之後嚮往豪傑之行，並相信宋儒格物致知的方法，數年內遍求朱子之書，但在格竹七日而不支病倒後，開始疏遠朱子理學。而後於陽明洞中窮究仙經秘旨，冀求長生久視的法門。但因祖母、老父在念，終於了悟人倫之重。

三十五歲這年，陽明任兵部主事。宦官劉瑾專政，大臣如戴銑等皆遭構陷入獄，陽明父親龍山公也因不願奉迎而被逼退休。陽明義憤填膺，上疏諍諫，欲清君側，反被劉瑾偽造詔令，立下錦衣獄，廷杖四十，死而復甦，貶至貴州龍場。瑾更於路上遣人欲殺之，陽明便佯投水自盡而脫逃。然而否極泰來，陽明終於悟解出「心即理」的學說，並推演出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之至理，臨終前遺言曰：「此心光明，亦復何言。」充分詮釋其一生思想的歷程與成就。

參・本文寫作之時間背景及動機

〈尊經閣記〉作於嘉靖四年九月，當時陽明五十四歲。由於陽明父親龍山公在嘉靖元年二月去世，他因哀毀過度而致病，故在家守孝三年。這段時間各地因慕名而問學的士子，繼踵比肩而來。而渭南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，於是重修了荒廢許久的稽山書院，當時八方俊彥，相聚一堂聽陽明講學。雖然雖已建下平寧王的不世戰功，然而京師中仍有不少人對之橫加謗議。但陽明一本良知，兼得天下英才教育，心情是相當愉悅的，故為尊經閣做記，自然也是其所樂為的了。

肆・本文賞析

一・篇章結構

〈尊經閣記〉首段便是「經，常道也。其在於天謂之命，其賦於人謂之性，其主於身謂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」乃是採取「總提分論法」，以西方文學理論而言則是演繹法，先總提簡單說明“經”為何物，再以它處於不同的環境便有相異的面目名稱，在天曰命，在人曰性，在身曰心，但是這三者實是同一物也。其中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命”三字即是全篇綱領，而“心”字又為此三句的綱領。總觀下文陽明不復著重於“性”、“命”兩字的義理多加發揮，而專闡揚“心”字，所以雖然“經”字出現次數不遜於“心”字，但通篇所言者，記之一字曰“心”，亦可歸入「著眼一字法」，更是以“心”字橫貫全篇。

第二段先以四句排比的短句來囊括六合及人事：「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互古今。」使得氣勢緊迫，又佐以三句排比句子：「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，無有乎或變者也，是常道也。」用以增強文氣並說明，道是無所不在的。繼而引出四端：「其應乎感也，則為惻隱，為羞惡，為辭讓，為是非。」這是內在心靈的感受；而發之於外的具體表現便是五倫：「其見於事也，則為父子之親，為君

臣之義，為夫婦之別，為長幼之序，為朋友之信。」然後在此段末將四端五倫以冰釋熔鑄處理之：「是惻隱也，羞惡也，辭讓也，是非也；是親也，義也，序也，別也，信也。皆所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」回歸到心、性、命上來，再緊緊扣住主題。

第三段開頭全同於第二段，令人耳目一新而印象更為深刻。接著疏出六經，說明六經個別的內涵意旨：「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，則謂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，則謂之《書》；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，則謂之《詩》；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，則謂之《禮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，則謂之《樂》；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，則謂之《春秋》。」此處純用長句而言簡意賅，一連六組長句，如同長江大河滔滔不絕，迥異於前頭短句的強勁逼人，展現了平緩和易的氣態，且令文章能有剛柔並濟，緩急有致之美感。另外「是陰陽消長之行也，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，一也。」則省略了其中重複的詞句，如此方有經濟文章之功，不至於有拖沓累贅之譏。最後仍回到心、性、命這三字。

第四段開頭仍同於前二段，若此筆法不禁叫人聯想到李白的〈蜀道難〉了。青蓮居士在開端、中間、結尾處都重複了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」一句，陽明是否受到太白影響，有意化詩式為文法，未可妄加論定，然而得到的效果卻是一般無殊。依循著簡單的數學概念：「 $\because A = B, B = C, \therefore A = C$ 」正因為六經是常道，常道是心，所以六經所載便是心之固有，亦屬說服力強的邏輯推理。六經簡言之就是「志吾心」而已。到本段為止都是承上啟下的部分，足堪注意的是雖然陽明一再的強調六經之用，但句式卻每每相異，茲舉《書》一句做比較：

- 一、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，則謂之《書》。
- 二、《書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。
- 三、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，所以尊《書》也。

第五段是轉，從直敘平鋪轉而委婉譬喻，指六經不過是富人的名狀數目，並非產業庫藏之實積，硜硜然的以為六經與囂囂然的巧夫可以當作互文看待，此段陽明語氣漸轉嚴峻，末句以「何以異於是？」的激問來提起下文的氣勢。而下文在一一數落亂經、侮經、賊經之時，依照罪行的加重，口吻也隨之愈來愈嚴厲激昂，末了以一句：「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謂記籍者，而割裂棄毀之矣，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？」做出最有力的指控。並以亂經、侮經、賊經與尊經相對照，更顯出鮮明的反差。

末段用寥寥數語說明尊經閣的地點，重修的人物、緣由。收束簡潔有力，唯恐搶了正文的風采，正如強弩之末，戛然而絕。直此方才點出尊經閣來，入題也是輕描淡寫，仍是歸到心上做結。

二·修辭技巧

(一) 引用：

修辭學有所謂「明引、暗用」，各又分為全、略兩種。陽明本文多用孟子之言，暗借整段而文字加以刪改變動，是為「略用」。

甲、其應乎感也，則為惻隱，為羞惡，為辭讓，為是非。

引用《孟子·告子》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辭讓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

(二) 轉品：

甲、「其賦於人謂之性。」賦原是名詞，今轉品為動詞。

乙、「其主於身謂之心。」主原是名詞，今轉品為動詞。

丙、「拓書院而一新之。」新原是形容詞，今轉品為動詞。

(三) 鑲嵌：

甲、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」原做「朝夕」便可，乃鑲入“一”數目字。

乙、「以免於困窮之患。」窮即困也。乃增字以求語氣完足。

丙、「《春秋》者也，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。」誠偽邪正乃屬於配字，意思是誠正而已，即所謂的偏義複詞。

(四) 雙關：

甲、「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，則謂之《樂》。」筆者以為此句“生”有雙關“聲”字，因下一段作「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，則謂之《樂》。」就文義而言亦增添了一層意思。

(五) 換字：

甲、「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，則謂之《易》。」，至下一段「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。」“消長”變為“消息”。

乙、「猶之富家者之父祖，慮其產業庫藏之積。」至下面作「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。」“積”換為“實積”。

(六) 排比：

甲、其在於天謂之命，其賦於人謂之性，其主於身謂之心。

乙、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

丙、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互古今。

丁、無有乎弗具，無有乎弗同。

戊、則為惻隱，為羞惡，為辭讓，為是非。

己、則為父子之親，為君臣之義，為夫婦之別，為長幼之序，為朋友之信。

庚、是惻隱也，羞惡也，辭讓也，是非也。

辛、是親也，義也，序也，別也，信也。

- 壬、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，則謂之《易》；
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，則謂之《書》；
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，則謂之《詩》；
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，則謂之《禮》；
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，則謂之《樂》；
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，則謂之《春秋》。
- 癸、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；
《書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；
《詩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；
《禮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；
《樂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
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。
- 子、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
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，所以尊《書》也；
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，所以尊《詩》也；
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，所以尊《禮》也；
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，所以尊《樂》也；
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。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- 丑、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，牽制于文義之末。
- 寅、尚功利，崇邪說。
- 卯、習訓詁，傳記誦。
- 辰、侈淫辭，竟詭辯。

伍·結語

初讀〈尊經閣記〉時，很容易被滿篇“六經”、“心性”、“尊經”……等貌似八股的詞語、重複冗長的句型，擾得意亂氣躁，難以竟讀，然而細細咀嚼後卻是餘甘不絕。此篇實可與韓愈〈進學解〉並讀，退之為文雄深雅健，即便主張文以載道，作時依舊怪怪奇奇，不可時施。〈進學解〉原是欲說明學之可貴以及自己的委屈；退之但仍竭力構思種種情節對話，不肯平實一言道破，而文中一股沛然正氣隱隱難掩，然文辭婉曲，是篇文勝於質的作品。反視〈尊經閣記〉，純用正義鋪陳，理直而氣勢壯盛。乍看下似乎質勝於文，不過人所輕忽的往往是陽明用力最勤之處，鍛句鍊字無所不精。故知即使是立足點的不同，也有可能達到相當的藝術高度。為學何獨不然？而陽明文學的造詣亦能藉由這篇似粗窳實精美的〈尊經閣記〉得知一二了。